

# 狗能告訴妳

大洪山一帶盛產香菇，香菇醬的生產廠商金老闆來到大洪山村，想找一個收購香菇的代理人。他和吳秘書來到村委，把來意一講，村主任表示歡迎。

村主任微笑著說：“金老闆，正好我老婆悶在家裡，要不讓她來幫你收購吧。我是村主任，和村民溝通的事情可以由我出面，品質方面我也可以幫忙把關。”

金老闆“呵呵”一笑，說：“能勞你大駕那當然好，可是你也知道，收購高峰期的時候，你夫人一個人根本忙不過來，你是村主任，還得忙村委的事情，我想找一家兩口子能一起幹活的人家，關鍵是人要實在本分。”

村主任說：“那行，剛好有這麼一家，我帶你去。”

村主任帶著金老闆和吳秘書出了門，一路上狗叫聲聲。村主任解釋，村裡家家都養著狗，有時一家人去田裡幹活，留著狗在家，可以幫忙看門。一路上說著話，來到了一戶人家門前，這家高門大戶，養著一條彪悍的狗，那狗沖著金老闆他們呲牙咧嘴地吼著，村主任趕著它跑遠，一轉身，它又吼吼著沖上來。

這時，大院的門開了，出來一個中年人，沖村主任喊道：“二叔來了，快進來坐。”接著他沖金老闆和吳秘書笑著說：“你們好，快進屋坐吧。”

村主任介紹說，這人叫胡大山，是他堂侄。村主任把來意講了，胡大山高興地說：“行，我也種植了十幾年香菇，對於香菇的成色和幹濕度，我很在行。金老闆，你找到我，算是找對人了，我絕對能幫你把好關，按時按量完成收購任務。在我們大洪山村，沒有什麼我搞不定的。”村主任也在旁邊幫腔，說著好話。

金老闆和胡大山聊了一會兒，問了一些有關香菇行情之類的問題，說：“這樣吧，我先回去，考慮考慮再說吧。”其實，這是婉轉拒絕的托詞，大家都聽得懂，沒戲。

從胡大山家裡出來，村主任說要帶金老闆和吳秘書去另一家看看，被金老闆拒絕了，說今天就到這，明天再來。村主任熱情地要留金老闆他們吃中飯，金老闆婉言推辭掉，開著車走了。

到了鎮上，金老闆和吳秘書簡單地吃了一點東西，找了家旅館住下了。

兩人坐在旅館的沙發上休息，吳秘書問道：“金總，我看胡大山不錯啊，挺精明的。”

金老闆笑著說：“就是因為精明，我才不敢要。”

金老闆告訴吳秘書，大洪山村離城裡太遠，他不可能經常來，代理收購點的人掌管著大量錢物，得找一個十分放心的人；再說了，這個收購

點，也把握著工廠的命脈，如果收購的香菇成色不好，就會影響到香菇醬的品質。如果收購點的人弄虛作假，送貨到廠裡時，在香菇上噴灑點水分壓秤，那工廠只能吃個啞巴虧，這種事情在其他收購點裡就發生過。

喝了口茶，金老闆繼續這個話題，他說：“其實收購這個事情，並沒有想像的那麼忙，村主任的老婆也能夠做，我為什麼拒絕？因為村主任家不缺這點錢，我擔心他對這件事情不上心，保障不了品質。胡大山太精明，家裡條件也不錯，他要是弄虛作假，有他當村主任的堂叔袒護著，我還真拿他沒辦法。生意場上，容不得半點馬虎，所以，我要找一家家裡條件不是很好，能夠重視和珍惜這份工作的本分人家。”

吳秘書為難地說：“這裡的人我們又不熟悉，怎麼去找到這樣的人家？”

金老闆笑著說：“如果讓村主任帶著找，他會繼續帶我們找他的親戚朋友。明天早點去，我們自己找。”

第二天，天還沒亮，金老闆就把吳秘書叫起來，開車出發了。來到大洪山村時，天才濛濛亮，金老闆把車停在路邊，下車折下兩根樹枝，給了吳秘書一根，讓他防狗。

這時，村民們都還沒有起來，金老闆帶著吳秘書打每一家門前經過，一時間，狗叫聲此起彼伏，有不少狗撲上來，被金老闆和吳秘書用樹枝攆走。

把村子裡大大小小的四十多戶人家走了一遍後，金老闆指著其中一家說：“就是這家了。”

等到這家開了門，金老闆上前打起招呼。這家姓包，男主人叫包山河。從交談中瞭解到，包山河種植香菇十幾年了，家裡的收入供兩個孩子讀書，加上日常開支，基本上持平。金老闆問了包山河一些有關香菇成色和幹濕度的辨別問題，



包山河回答得十分中肯。

吳秘書觀察到，包山河不但面相忠厚，而且談吐起來，也是中規中矩，十分質樸。吳秘書心裡不由得暗暗佩服金老闆，不愧是當老闆的，從門前走了一遭，就知道屋裡主人的秉性。

金老闆說了來意，聽說金老闆想讓自己做收購代理人，面對這突如其來的天大的好事，包山河搓著手“呵呵”直樂，轉頭喊道：“老婆，快殺雞，招待貴客！”

三個人一起商量的合同上的細節，把收購點的事情敲定下來。

很快，包山河的收購點正式開展起了業務。三個月下來，經過嚴格檢測，沒有發現這個收購點有一丁點弄虛作假的現象，送來的香菇品質都很好，完全符合要求。

三個月後，金老闆吩咐吳秘書去檢查包山河的帳目。根據以往的經驗，新的收購點帳目都很亂，得花不少工夫去理清。其實，也不是代理人不會做帳，而是多多少少都有點豪混的心思，想多得點錢罷了。

吳秘書來到包山河的代購點，翻開帳目後一筆一筆地仔細檢查，發現帳目登記得都很清楚，本來計畫要花一天時間，結果兩個小時就完事了，這讓吳秘書心裡讚歎不已。

包山河留吳秘書吃中飯，吃飯的時候，包山河講了一件好笑的事情，說有一天，胡大山來賣

香菇，這小子鬼精鬼精的，只曬了七分幹，想蒙混過關，可是包山河是那麼好蒙混的嗎？根本不需要用儀器，只用手抓住一片香菇，使勁一捏，他就知道水分有多少。包山河讓胡大山拿回去烘乾，胡大山只得灰溜溜地拿回去了。

回來後，吳秘書將胡大山弄虛作假的事情給金老闆講了，又將包山河著實誇獎了一番，由衷地贊道：“金總，你看人真准！”

金老闆笑著說：“我哪有這麼神，這都是狗告訴我的。”

吳秘書驚訝地瞪大眼睛，好笑地說：“狗又不能講話，能告訴你什麼？”

金老闆講，他從小在農村長大，對於農村裡的狗，並不陌生。有一句老話叫做狗通人性，狗主是什麼性格，相處長了，狗就會是什麼性格。沖著人咬，趕都趕不走的，基本上是有錢人或者狠角色的狗；那些舉著棍棒一嚇，就回頭跑的，基本上是宅心仁厚的人家的狗。其實，仔細想想就能夠明白其中道理，狗見著生人都會咬，老實本分的人家，生怕咬壞了別人，狗一咬，主人就打著喝開，時間一長，狗就養成了一嚇就跑的習性。

吳秘書恍然大悟，說：“哦，我明白了，胡大山的狗趕都趕不走，可是那天早上，包山河的狗被我們舉著樹枝嚇得跑老遠，它是跑得最快的狗，原來這其中大有含意啊！”

## 二貨三女婿

從前有個地主老財叫胡員外，他有三個女婿，老大從文，老二習武，老三是個地道的莊稼漢。一日，胡員外過六十大壽。三個女婿相約一起上門拜壽。大女婿是坐轎來的；二女婿是騎馬來的；三女婿是趕著小毛驢來的。

岳父岳母平素就喜歡大女婿和二女婿，見了他們心裡有說不出的高興，可莊戶人家的三女婿，他們是不太待見的。今天老大老二的到來給他們家掙足了面子，三女婿相比之下就顯得寒酸多了。

岳母聽家人來報：三個女婿已經進村了，就挑唆老公，待會兒要好好出個題目難為難為三女婿那個二貨，讓他弄明白老胡家的門檻兒也不是那麼好進的。其實胡員外也早有此意，老婆的想法與他不謀而合。

他這邊剛想好了一個題目，那邊女婿們就到了家門口。胡員外在大門前看著小的們下轎的下轎，下馬的下馬，停驢的停驢，他跟著就發了話：“各位愛婿，今天要進家門，須得通過為父的考試，按為父的要求作首詩。作的好，此門為你洞開；作不好，就只能自行打道回府了。老夫提醒你們，到時為父不會執言相留的。”

二女婿性子急，聽了胡員外的一席話，就催促岳父趕快出題。胡員外說：“你們三個只須每人作首打油詩，詩中要有請站請站，到處亂串，某某一來和快散快散這些詞語，缺一不可，否則就算失敗。老大老二一聽就知岳父母又在設法難為老三，兩人會意地一笑。老三見了，並沒放在心上。他想，這算啥詩？不就是胡謔八扯嗎，要說要貧，俺還真不含糊。

接下來這事就得從大女婿那兒先開始，只見他朝四處看了看，發現院裡的桃樹上有一群小鳥在嘍嘍喳喳吵個不休。他心裡一亮，張口就來：“樹上鳥兒請站請站，引來麻雀到處亂串。老鷹一過，快散快散。”話音剛落，家人就叫起好來。胡員外熬著鬍鬚笑了笑說：“很好，可以通過。”然後他轉向二女婿說：“老二家的，下麵該你了。”二女婿這時早就等不及了，他也朝四周瞄了瞄，看到西邊的打麥場上堆著幾個麥秸垛，垛邊還有老鼠來回跑，於是他也心有所獲，隨口說道：“場上麥垛請站請站，引來老鼠四處亂串。黃貓一來，快散快散。”二女婿當之無愧地也獲得了岳父的贊許和通過。下麵就該輪到三女婿了。他也學著老大和老二那樣欲從周圍去找靈感，可怎麼瞧也沒瞧出個名堂來。正在抓耳撓腮之際，老岳母往門口一杵他立刻腦洞大開，然後順口扯道：“門前岳母請站請站，引來和尚四處亂串。岳父一到，快散快散。”

三女婿的語音剛落，家人就笑成了一團，可岳父和岳母的臉色卻像紫茄子皮似的難看極了。他們恨不能當即胖揍這貨一頓，可又找不出理由來。這小子完全是按照規定來的，字面

工整，該說的詞句還一個不少。於是，他們只好吃了個啞巴虧。

一群人進了大廳，接著就是為胡員外拜壽。大女婿的壽禮是名人字畫，二女婿的壽禮是金鑲美玉，三女婿帶來了一口袋地瓜。真能胡來，地瓜作壽禮，就連家裡的用人都瞧不上。岳父岳母更是連看都不想看，就讓下人拿到後院去餵牲口了。

席間，幾杯酒下肚，大女婿的興致來了，他想賣弄一下文采，就出了個題目，說須用詩來表現一個“快”字，但詩句裡還不能出現這個字，並且詩不對路詞不達意也不行，不切題的或作不上來的，當罰酒三大杯。二女婿問他怎麼個表現法，能不能先做個示範。老大說可以，於是他先作詩一首：“夫人水盆丟銀針，我坐轎子去鄰村。來回路程幾十裡，歸來銀針還露半根。”岳父聽了拍手叫好，他說好詩，一根銀針在水盆裡還沒落到底，那邊人家早去鄰村打了個來回，確實夠快的。這詩好就好在不提“快”字，卻又表現出了快。妙！妙！實在是妙！

二女婿聽岳父表揚大連聲，他有些不服氣，趕快仿著他也作了一首：“老婆火盆燒雞毛，我騎駿馬去吳橋，來回路程幾百里，歸來雞毛還燃火苗。”二女婿的詩，首先得到了岳母大人的誇讚，她說吳橋是她的娘家，離此地一百多裡路，來回三百里只多不少，這邊雞毛在盆裡還沒燃盡，人家那邊早從吳橋回來了，這簡直快得不能再快了。老婦人言罷，大家也少不了對二女婿進行了贊許和恭維。

下面該三女婿的了，他吭哧了一會子也沒有下文。這時，岳母瞧見他那一副抓耳撓腮的猴子相，覺得又好氣又好笑。可守著小女兒她還不能太過於顯露，深怕傷著她。於是就忍著忍著，誰知後來沒有忍住，竟憋出了個屁。老三聽了立馬如醍醐灌頂，茅塞頓開。他刷刷頭笑道：“有了，有了！”這時，大家都支棱起耳朵來想聽個究竟，誰知這二貨又在賣關子。他說：“各位都給我聽仔細了，俺的毛驢保管比兩個姐夫都要快得多，要是比不上他們，別說三大杯了，就是罰六大杯，俺也絕不應罰！”老大老二聽了哪裡肯服，他們齊聲催他：“少廢話！快把你那鳥詩說出來，也好讓大家好笑話笑話！”這時只見他站起身來，裝模作樣，搖頭晃腦裝地胡謔道：“岳母放屁在庭前，俺騎毛驢去雲南。來回路程幾千里，歸來她屁眼沒合嚴。”語音剛落，立馬爆棚。一桌子人無不給笑噴了，可這壞小子還不停地追問大家他的毛驢是不是比兩個姐夫的驢子和駿馬快多了。再看老岳母氣得在一旁直翻白眼，而胡員外憋不住也和大家一起笑將起來，一家子笑得鼻涕眼淚都流出來了。壽宴也就此推向了高潮……

## 老虎屁股可以摸

大壯在動物園當飼養員，時間久了，那些常人眼中的毒蟲猛獸在他看來與溫順的貓狗無異，按他的話說“就連號稱森林之王的老虎見了他也得俯首貼耳的。”

今年春節，大壯回了趟老家，茶餘飯後像鄰居們吹起“別人說老虎屁股摸不得，哈哈，我偏不信這個邪，我不但敢摸老虎屁股，而且還敢在虎口奪食。”見鄰居們一臉質疑，他竟然急了，“來來，我們建一個微信群，等我回去拍幾張摸老虎屁股還有虎口奪食的照片發在群裡，到時看你們有何話說！”

春節剛過完，大壯又回到動物園上班，果真在群裡發了照片，除了摸虎屁股和虎口奪食之外，還有一張把頭放進虎嘴裡的。大壯那神氣活現的得意樣子，像極了以前表演雜技的演員。鄰居們紛紛誇他果然勇猛過人，在微信群裡鬧翻了天！大壯老婆見了他發的驚險照片，嚇出一身冷汗，忙打電話呵斥他：“你不要命了是不是，那是老虎啊，搞不好會出人命的！還真把自己當雜耍員了？”大壯聽了哈哈一笑，解釋說“老婆你放心，現在動物園的老虎被關得太久，失去了野性，不會傷人的，況且我每天給它們餵食，時間久了，也喂出感情了。不信我馬上視頻一次給你看。”不顧老婆的勸阻，打開視頻功能，指著鐵籠裡的一隻睡眼朦朧的東北虎說：“我現在進去給

## 如此愛國

從流水線上下來已近七點，張兵、李能和王毅相約著今晚奢侈一把，去吃魚頭火鍋，實在是平日裡泡面、酸辣粉吃膩了。

火鍋味道十裡飄香，餐桌間穿梭的服務員個個個地有材有料，更讓人食指大動，能想的、不能想的都在腦袋裡過了一遍，惹來頻頻白眼，哥仨方有所收斂，各吹了一瓶冰凍啤酒壓下火氣。

酒足飯飽後，舒服地靠著椅背消食兒，點根煙，閒聊起來。

張兵道：“據說最近棒子國又不消停了。”“可不，安了那什麼薩德，對準了咱。薩德，薩德，不就是傻的嗎，哈哈。”李能的話引來一陣嗤笑。

“新聞播了，中方強烈反對。”王毅的語氣裡透著些許玩味。

張兵不屑，說：“光反對有個屁用，咱得做點實事！國家養了咱十多年，也該咱們報效國家的時候了，那有句話怎麼說的，叫亂世出英雄！”

“呵呵，聽你這話有些意思呀？”李能朝王毅遞著眼神，二人都看向張兵。

三顆腦袋湊在了鍋底上方，不一會兒，都壞壞地笑開了，李能中氣十足地喊：“服務員，結帳。”

三人飄飄然地走在長街上，向著目的地出發。過街的時候，李能走在前面，側方一司機狂按喇叭，腦袋伸出車窗，吼：“哎，找死是不是，

他餵食”

視頻裡只見他將一塊鮮牛肉扔在虎嘴邊，那東北虎雙爪捧著牛肉，慢慢撕咬。大壯對著視頻說：“接下來，虎口奪食。”便大搖大擺地走過去將東北虎吃了一小半的牛肉奪了過來。那虎低吼一聲，阿蘭嚇得一聲尖叫，險些將手機扔掉。大壯不住安慰，“沒事，沒事，你看這不挺溫順的嘛！”說完將牛肉扔還給老虎，還過去從骨頭摸到虎尾。阿蘭覺得驚險又刺激，連誇老公勇敢。她最近在玩直播，人氣一直不高，苦於沒有良策，此時忽然靈機一動：“如果直播虎口奪食，摸老虎屁股，說不定一下就可以走紅！”

大壯聽了她的想法，一拍大腿，“行，就這麼幹了。”我還有一個絕招沒使呢！阿蘭一聽他的絕招，更加興奮了，第二天就去了大壯的身邊。二人打開直播，手牽手在動物園裡大搖大擺地散步。見前方的草地上臥著幾隻東北虎，大壯牽著手心冒汗的阿蘭，向虎群走去。還沒接近，眾虎便低吼著紛紛避開。他這最後的絕招叫“老虎也望而生畏。”眼見有王者稱號的老虎居然真的望而生畏，阿蘭的直播人氣果然一路飆升。

晚上，阿蘭詢問絕招的秘密，大壯神秘一笑，悄悄說：“自從上次虎傷人被擊斃後。這裡的老虎似乎怕了人，只要見到人，都會躲得遠遠的。我不過是發現了這個細節而已！”

看不見紅燈啊？”李能被喇叭驚得耳朵疼，轉頭看去，一現代，頓時火冒三丈，大吼：“靠，賣國賊！”兩步走上前，一腳向車頭踢去，奈何酒喝多了，腿軟，幹不過車頭，跌倒在地。司機剛想下車去揪住這小子狂揍一頓，看又走上來倆人把那小子扶起來，一邊挽著袖子。瞧這陣勢，司機趕緊拉緊了車門，一腳油门跑遠了，尾氣裡傳來一句話：“今兒爺饒了你。”李能沖著車屁股，豎起中指：“孫子。”

目的地——樂天超市已在眼前，三人昂首挺胸地走了進去。

先探看攝像頭，避著穿工作服的，然後兩人掩護，一人下手，先下手了幾塊糕點，隔著包裝袋捏碎了，再給擱回去。一路著從這個購物架，到那個購物架，手下動作是越來越順暢。李能突然喊出了聲，“靠，這個捏不動！”趁購物架兩邊沒工作人員，張兵看了下李能手裡的東西，一巴掌就拍過去了，“認不認識字？這是夏威夷果！”“怪不得整不碎了。”識時務者為俊傑，李能唧唧著放了回去。

超市已發著結束購物通知，然而三人愛國主義的行為卻還在興頭上。超市工作人員已開始逐一提醒還在購物的人，於是，各拿了一些冷凍食品到收銀台結帳。當收銀員掃完了條碼讓付錢的時候，各人自在地掏一下褲兜出來幾塊錢，只好無奈到：“啊，錢沒帶夠，算了，不要了。”大手一揮，腳底抹油地溜了。

到得超市外，三人笑得前仰後合，回頭看了眼燈光次第關閉的超市，笑道：“總算報了仇了。”